



第141期·2023年6月

非賣品

萬佛寶殿與「智慧海」

妙法寺在半個世紀前已興建今天我們見到的萬佛寶殿！——門前兩頭金龍直豎，十分精神奪目，人車路過之時，無不被它吸引住。

這座萬佛寶殿之稱為「萬佛」，也不僅僅是一個形容其多的數字，它實實在在的，牆壁上就鑲着一萬尊金佛的。當你進入大雄寶殿，你便會看到、感受到「萬佛」這「萬」的輝煌。

其實「萬佛」的意思，在佛教裡是含有佛現智慧如大海，所以又稱「智慧海」。

北京頤和園本來就有一座稱為「智慧海」的萬佛殿，這座佛殿也稱為「無樑殿」，就因為它的建造比較特別，內裡沒有棟樑。這座落萬壽山的佛殿，本來很受大眾歡迎，信眾經常的入內禮佛敬拜。但

在清末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後大肆破壞，連這萬佛殿也不放過了，非常可恨的，他們把鑲在牆壁上的佛像當靶的來射擊，因此我們後來看到很多佛像都沒有了佛頭。原因就在這裡。

當年我們妙法寺開山住持洗塵法師、金山法師對此不幸事耿耿於懷的，在決定建寺時便想到——把已被破壞了的頤和園萬佛殿「搬」來香港，於是便以原風貌，原萬佛的樣兒——把一塊塊金尊佛像鑲在殿內四壁。這個「智慧海」就這樣在香港妙法寺重現起來。

各位善信，你們知道了這歷史因緣之後，再度進入萬佛寶殿禮佛之時，是不是另有一番更沉實的感受？

古語曰：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！」我們不是鼓舞大家記仇記恨，但有些「仇



恨」——你稱之為「不幸」吧，是必須記在心裡的，正視史實，從而可以增加我們一點反省。

讓我們多介紹一下這座萬佛寶殿的特色。

它真正地讓我們體會到「因地制宜」。

傳統的佛寺，多是一進一進地鋪展開去的，但我們的萬佛寶殿在當年因地面上沒有這麼多空間（後方是妙法寺劉金龍中學），於是改變形式，把它「立體」起來，但有一個原則，是內部的布置還是依照佛寺的傳統來構想。因此，你來到萬佛寶殿門前便可以看到，中間是傳統設計的彌勒佛，旁側便是左右各兩座「四大天王」。

看這「四大天王」你還得細心點看看，右邊一個拿鋒利的劍，一個在彈琵琶；左邊，一個拿雨傘，一個則一隻手放在耳邊。

原來這就是「風、調、雨、順」。



妙法寺浴佛勝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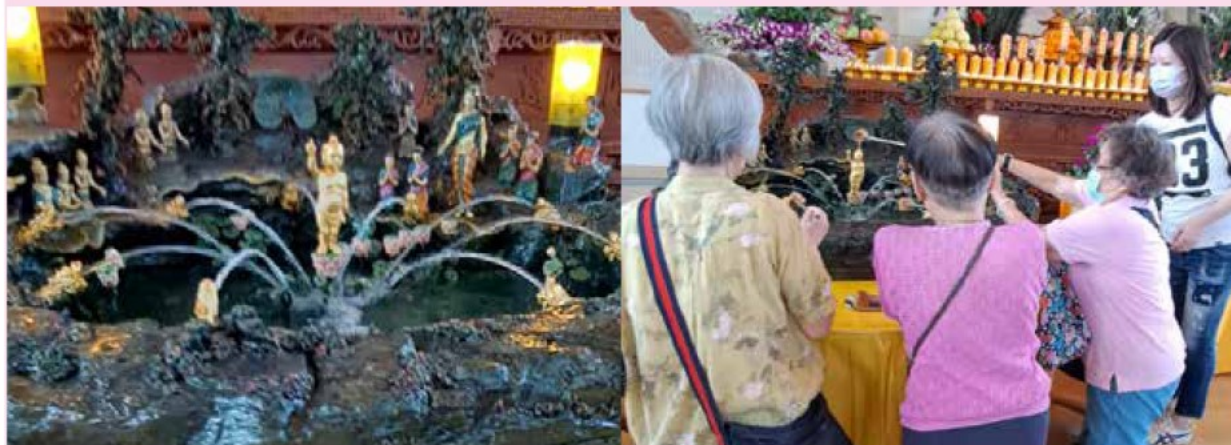
佛誕紀念日(農曆四月初八)，是公眾假期。這天，人們趁着藍天白雲好日子，到郊外、離島等地走走，三年的疫情弄得大家身心疲累。這天，如果你走到離島長洲看看，真真正正可以看到什麼叫「人山人海」。這天是長洲一年一度的太平清醮，焦點項目便是「搶包山」。

其他的佛門寺院，這一天也真夠「忙碌」了，有一句常說話語，叫做「忙得不亦樂乎」。忙得如此快活，也很有意思呀！佛誕這天我們看到妙法寺的義工便忙到不亦樂乎！

這天是浴佛節，上午既有法事，也同時是信眾排隊浴佛的好時機，這天陸續有來的浴佛信眾逾千名。

工作人員在維持秩序的同時，心身歡暢，有些信眾在浴佛之後順道寫上祈福許願咭。我看到大家忙得不亦樂乎，也不好意思作打攪，悄然引退就是。

——這天，在蓮花大殿大露台看到藍天白雲，心情也真的很好。



畫前留情影

佛誕紀念日，逾千人在妙法寺蓮花大殿參與浴佛。

與此同時，二樓畫廊正展出五位畫家的國畫。作品大小兼備，雖然因場地問題而祇展出廿餘幅，但由於作品水平高，引動不少信眾駐足細看。

你看，圖中這位年輕女郎，在看浴佛之餘，也在展場上看作品，她還在全場一幅最大的山水畫前拍照留念，且情不自禁地豎起「V」字手。那就表達了她對這次畫展的由衷欣賞。





禪詩・禪話 (七)



昧來因

宋朝，臨濟宗有一位禪師，稱省念，他寫了一首好禪師，以樵夫、漁翁的砍山釣魚來譬喻佛法。歷代詩人墨客以此作題材者，亦為數不少。各有各的譬喻，可筆者覺得省念禪師這首詩却有其突破之處。且看——

水出昆侖山起雲，
釣人樵父昧來因；
祇知洪浪岩巒濶，
不肯拋絲棄斧聲。

此詩重要的有兩句（第二、第四句），也可以視之為「前因後果」。

不肯放下手中常用的那些工具，這是喻說有些人看佛理經常故步自封、守舊、因陳、沒有新的思維。

山水自閒

今期還是喜歡引用禪詩寄與閒。閒逸、安靜的生活，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去嘗試下，世間不少煩惱，用句廣東俗語來形容，那不過是「自己擺苦來辛！」

宋代宰相王安石，本身也是一位出色詩人，特別是他退出政壇之後，所寫的詩禪味十足。我們看這一首——

終日看山不厭山，買山終得老山間；
山花落盡山長在，山水空流山自閒。

這首禪詩，後兩句經常被後人引用，就因為它很有意思。時間是不斷的無聲消逝，但山山水水依然，我們不可以平靜下來嗎！

靜興寂寥心

看禪詩，很多時會看到一些「白描」。但你不要僅僅以表面的「白描」視之，它其實是「另有所指」，所指什麼呢？——如果你看到的祇是「白描」環境，你會認為沒有意思嗎？你可有沒有感悟到：所謂白描環境，實際上就是向你表達那份輕逸平靜安閒的情意。

我們來看看宋代僧人文兆的這首深山居舍的「白描」——

西山乘興宿，靜興寂寥心；
一經松杉老，三更雨雪深；
草堂僧語息，雲閣磬聲沉；
未遂長棲此，雙峯曉待尋。

你看，就好像一幅對景對物的寫生速寫，但那份靜意你該感受到了。

說起來，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靈澄禪師一首詩，更是以白描手法寫得更有趣，怕大家忘記了，在這裡再發刊一次——

因僧問我西來意，我話居山七八年；
草履只栽三個耳，麻衣曾補兩番肩；
東庵每見西庵雪，下澗常流上澗泉；
半夜白雲消散後，一輪明月到窗前。

無別事

寫閒適，歷代詩人詞人真是千萬作品。有不少還是甚有意思的，像上述隨意地抄錄一下，已經意趣無窮。

寫到一時興起，再讓我們看看一首不但文采好，且更為有趣甚至給你一個「啊呀」一聲的驚喜，這首好禪詩很多詩詞愛好者都曉得了，但何妨再來唸一次，就是蘇東坡大才子的這一首——

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；
及至到來無別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

出色啊，首句與結尾的一句都是一樣的。那不僅是技巧，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都感受到：很多事情其實都是一樣的簡單，祇是我們把它弄得複雜而已。這是一首非常出色的禪詩。



感應

峨山夜月 ~ 續篇

· 法 雲 ·

(原刊於一九八七年八月《內明》第一八五期)

法師笑問道：「你從前沒有來過峨山吧？」

「是的，但我對這裏幽美的風景十分想往。」
他怎敢說出是迫不得已才上山。

這時李教授深邃的目光凝視着他那瘦削的面容，坦誠說道：「恕我直言，我看你是心事重重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他憂鬱地抬起頭，只見法師那蘊含着極大同情的眼光凝望着他，慈眉微皺，更顯得悲天憫人，彷彿鼓勵他講下去。

於是，他就將他的不幸和他的心境滔滔地傾訴了出來。最後，他泣不成聲地說他實在經受不起這悲慘的打擊。

聽完了他的敘述，法師深表同情地說道：「你的遭遇很不幸，使我想起了從前吉坦爾有一愛子，不幸病死，她悲痛欲絕，竟希望讓他復活。她抱着屍體走遍了所有藥店哀求，但皆無回生之藥，有賢者告曰：『有一人知道此藥。』她驚喜地問：『他在那裏？』那人言：『他叫釋迦牟尼，住在祇園精舍。』於是她找到釋尊說明來意。釋尊道：『有一種白芥子可救這孩子，不過一定得向從沒有死過人的家裏要來，方有效。』她立即挨家戶詢問，然而却沒有一家未曾死過人，最後她失望而疲憊地回到釋尊那裏，這時釋尊才告訴她：『有生必有死，世上沒有人能違反這常理。』吉坦爾這才發現自己的愚痴，從此皈依佛法以超度自己的孩子。」

聽到這裏，陳純抬頭望了望法師，然後無可奈何地說道：「但我已失去了生命的支柱。」

這時李教授侃切直言：

「實際上，你根本還沒有找到人生的支柱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他顯得有點惶惑。

法師慈和地開導他道：「人生確實充滿痛苦，但一死却不能了，大概四十年前，抗戰已快結束，一位留學英國劍橋大學，榮獲哲學碩士的青年，滿懷信心，凱旋回國。可是回到故鄉重慶，萬分不幸，日

機的狂轟亂炸，使他家破人亡，他痛不欲生，跋涉到峨山金頂，擬於清靜聖地捨身，正巧遇到太虛大師帶領我們到此朝拜，慈悲的大師給他指引了光輝的人生道路，正直和仁慈充實了他的人生，他今年八十高齡，却仍然心如赤子。」

陳純下意識地注視着李教授問道：

「他現在哪裏？」

法師笑道：「遠在天邊！」

李教授頗有感慨地說道：「可以說是大師給了他生命的支柱，佛法的真理可以使人超越生死的假相而得自在解脫。」

陳純頗為驚訝：「難道生死是可以超越的嗎？」

「首先得了解生死之道。」李教授耐心告訴他道：「從生理學言，有生有死是自然現象。而佛理認為生命如流水般不息，死亡是前生命的結束也是後一生命的開始。」

「那生死是否命定呢？」

「生命是隨因緣有所變化，現在所受都是過去種的因，可以說即是『命定』，那將來呢？『欲知未來果，現在作者是』，佛法不講宿命論，希望有好的果，現在就造好的因，故命運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裏。」

法師接着諄諄言道：「生命之流，永遠不斷，亦是因緣的結合，一期生死僅為一個片段，無論身體如何變化，生命之火永不熄滅，故有人比喻生命的傳遞如同搬家、換衣服一樣。」

陳純專注地恭聽，內心彷彿一泓死水，漸漸泛起微瀾。

李教授循循善誘，不失時機道：「明瞭生死原是自然現象如同白晝黑夜的交替，正確的人生觀是生不值得沉迷，死亦不必憂懼。如同那位母親，因子死而過度悲傷，反而會加深孩子之罪，使他為不孝之子。若你再不能自拔，趙玲在天之靈也無法得到

安寧。應振作精神，昇化智慧而得自在，讓她的靈魂得以安歇。」

他掙扎已久的心靈，一陣陣痙攣，剎那間，如同閃電，他心裏恍如有一道光明，他不覺熱淚涔涔。

法師深沉言道：「詩云：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我人若能像落花，雖遭風雨摧殘，却毫不憂傷、怨恨，而以慈悲的心情，去關懷眾生，生命就會放出永恒的光輝。」

陳純的目光變得明亮起來，憂煩的心緒漸覺舒暢。這一夜他們談了很久很久。從探討中國文化、歷史，人類文明，宗教哲理，乃至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科技、文藝、倫理教育無所不談。他發現法師和教授的確識見超邁，以透視的眼光，從事物的表象發掘探索內在的實質和意義。他收益非淺，真可說是「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

後來法師侃侃而談為他解釋峨山神秘的佛光、雲海及千佛燈，並聯系愛因斯坦相對論，量子力學和多廣空間等科學觀念，使他大為震驚、嘆服。原來佛法的道理如此高妙，他頓覺眼界大為開闊。他好像在暴風雨中跋涉出黑暗深淵的盡頭，忽然天邊閃動燦然的霞光，雨過天晴，升起無限的光明。

這裏的生活頗具新意，沒有世俗的紛繁，清幽的環境，慈悲的僧眾，晨鐘暮鼓，檀香縹渺，梵唄悠揚，他彷彿到了一個新的世界，不少事情使他終身難忘。

因為金頂已是白雪皚皚，朝山信眾和游客多半以此作為朝拜和觀光的中心，自從正月初二，每天人流如潮水般湧來。初三那天一大清早，峨眉縣的善信紛至沓來，成百上千，其中有不少青年，人們臉上露出莊嚴慈和的笑容，虔敬地焚香禮拜。有十幾位七、八十歲的老人家，健步如飛，人人臉上充滿法

喜。他看見一位退休工人模樣的從提包裏拿出一塊紅幡，虔誠地準備掛在普賢菩薩的白象頭上，這時法師正從山門送別了日本友人進來，他老人家明晰銳利的目光一下子落在紅幡金綉的「神明庇祐」四字上，他大步走向那位工人，是那樣溫和而又耐心，像老師教導學生一般，旁邊立即圍上一大羣人，當陳純走過去，只聽見老人懇切的話音：「要知道佛不是神，他和我們一樣是人！只是佛的智慧最高，覺悟最大，他不但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更要普度天下蒼生，若我們依照佛的教導，下決心修行，都可以成佛！」

那位工人面呈負疚而難堪神色道：「我們不懂啊，要不是法師開示，我真罪過了！」

「不知者不為過！」法師一直慈祥地微笑着說：「你的誠心很難得，待會我改寫『佛光普照』再掛上去，怎麼樣？」

那工人樂呵呵地笑了：「那太好了，麻煩法師了！」

後來法師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和惟明，要摒棄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於佛教的包袱，諸如燒錢化紙，相命卜巫等陋習，要滌淨存留人們思想中迷信的色彩，讓現代人看到佛教的真面目，讓慈悲利生的佛教深入現代生活，實是非常艱巨的任務。他看見惟明心領神會不住點頭，他這兩天雖然有所領悟，但實在尚未入門。他有不少疑問，他向法師詢問道：「請問法師，您們每天唸經拜佛，意義何在呢？」

法師答道：「佛法是闡揚真理，是治心之法，大地眾生本有如來福德智慧，可是被妄想物慾所蔽，皆向外追求，故煩惱無窮。」

他不禁插話：「是啊，今天報載兩兄弟為爭奪家產，拔刀相害，雙雙斃命。現在提倡發財，把人心搞

來去自由

《壇經》裡說——

「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。應用隨作，應語隨答，普見化身，不離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遊戲三昧，是名見性。」

我們先說說文中「神通」兩字——不是我們坊間裡俗世人講的什麼「異能神通」，這裡說的「神通」，是指「來去自由順暢，無阻無滯」。為什麼能夠這樣呢？這就是明心見性，是我們清楚明白了自決、自由、自在的真諦之後，身心愉悅，不為歪念所左右了，因此便好像本則經文開始說的——

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來去自由。……

這種通達無礙的自由，最根本的，就是我們要真正的明心見性。

得很壞。」

法師覺得他悟性很好，贊許地點頭，接着說：「念佛誦經，禮拜參禪，集中心力，止息妄念，斷除煩惱，淨化身心，濟世度生。」

陳純信口問身旁的惟明道：「惟明師，你們還有煩惱嗎？」

惟明笑道：「我們仍是凡夫，有時也不可避免，不過你看我師父，為弘法利生，從早忙到晚，哪裏會感到煩惱呢？」

法師接着說：「從前有人問趙州禪師：『像您這樣大徹大悟的禪師也有煩惱嗎？』他說：『有啊。』『那像您這麼偉大的高僧總不會下地獄吧？』禪師說：『我會第一個下地獄！』『為什麼呢？』『若不先入地獄，當你們下地獄時，必會痛苦萬分！』」

這是何等的胸懷，這真正道出了佛家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慈悲真義。這一席話，使陳純久久地陷入了深思。

法師關切地叫惟明多多幫助他，惟明熱誠地借給他一些初機佛學書籍：「學佛是怎麼一回事」、「佛教科學觀」、「印光大師文鈔」等，他如飢似渴地讀着，他覺得這幾天所獲，遠勝過大學數年，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欣喜之情，他好像漫漫長夜徘徊歧路的浪子，忽然天空升起一顆彗星，在他內心燃起一道光明，他整個的人生觀起很大的改變，他感到自己和世人是多麼愚昧可憐，個已存在於無窮的宇宙中是多麼微不足道，為什麼要把自己局限在自私狹隘的死胡同裏？為何不把心胸打開，像虛空一樣容納萬有？他想得很多很多。

李教授正忙着整理他的一部佛教哲學巨著，兩位老人不時研討各種問題，天文地理、哲理文學、科技藝術，包羅萬象，有時兩位老友也爭論不休，他

默默傾聽，收益不少。每到黃昏，只要天色晴朗，他就陪同他們一道下山散步。一天李教授談到到他的同窗好友，朱光潛教授，幼承庭訓，博學深思，陳純不勝仰慕道：

「是那位著名美學家嗎？我很愛讀他的『詩論』！」

李教授嘆息一聲道：「遺憾的是，他對佛典無緣研習，我曾以自己心得告之，他說待緣吧！」

惟明也有了興致，問道：「後來怎樣呢？」

李教授接着說：「不久朱教授染恙，恰好於一寺中休養，有幸所讀佛經，一天我偶爾造訪，問他感想如何，他只說了三個字。」

陳純急忙追問：「這三個字怎講啊？」

李教授慢慢道出「真厲害！」

大家都笑了。

給他留下最不可磨滅的印象，要算正月初五那天，早餐過後，法師就叫惟明來相邀去參觀一所正在維修的古寺，夜雪初晴，遠眺羣山，玉宇瓊裝，十分壯觀。大概行了數里，雄偉的大殿映入眼簾，蒼苔掩徑，修竹叢生，非常幽靜，踏上石橋，陳純眼前彷彿出現古代高士，芒鞋竹杖，在這碎石小徑徜徉，頓時一種超然塵外之感油然而生。

走進這座寬敞的年久失修的古刹，只見到處堆放着木材和水泥。幾個工人歡度春節，晚上看戲，現剛起床，看見法師來了，急忙抹桌子，端板凳。正好泡茶，沒有開水，一個青工慌慌張張去插上電爐燒水，不知是忙中出錯或是電線太陳舊，忽然一股異樣的橡膠臭味散發出來，外間牆角的電線叭叭地冒出火花。陳純敏感憶起學校高壓線失火之迅猛危急景象，他急得大叫，李教授喊那工人：「快關上總電閘！」可是總電閘在很遠的大門外，大家急得手

種子遇雨水

《壇經》裡說——

「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；頓悟華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」

此段經文也簡單易明。它告訴我們：心地就好像泥土中種子，當種子遇上雨水後便會萌芽生長。佛法，就好比這雨水。當花開之後自然會結出果實。所以用佛法這雨水灌溉之後，菩提這「果」自然會生成。

如果單看上述的經文，也許不大容易理解，雖然《壇經》用詞用句已是比較通俗，但畢竟是一千年前的文字了，在今天看來還有那所謂「文字障」的。但當我們稍作注釋，則文字之障立即解除，容易消理解。

忙脚亂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這時陳純聽見喃喃的念佛聲，只見法師異常沉靜，閉目念佛。非常奇怪，猛烈縱橫的電火僅停留原處，却不漫延開來，這時一個工人猛將一盆水潑去，電線斷了，火很快熄滅了，大家才鬆了一口大氣。

陳純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靜，往常聽人講感應、奇迹，他總報以懷疑，今天親眼得見，他確信佛力真是不可思議。回寺途中，他向法師請教：

「法師：剛才的奇蹟令我心服，但究竟感應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法師慈容沉靜地說道：「眾生祈禱佛菩薩叫『感』，佛菩薩救濟眾生為『應』，感應道交，能度一切苦厄。」

「可是眾生無量無邊，佛菩薩怎能一一照顧得到？」

「一月映千江，千江同一月。佛菩薩認得廣大無邊真如法性，不受時空限制，即能分身十方，普現一切眾生前，正如電學上，由電綫圈所組成感應接受週率，若能與某電台發射的週率相同，這感應圈便能接收到空中傳來的訊息。當我們修行靜坐，俗念澄清，形成與佛相同的週率，感應神通自然顯現，不足為奇。」

「那如何才能得到感應呢？」

「常言：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眾生以善根、誠心去感佛菩薩的悲心。金光明文句曰：『自他性本不二，方有能感得有能資。』」

陳純漸漸體會到恰如李教授所言：人生在世，若無緣聽聞歷萬苦而常新的佛法真理，實乃一大憾事。

七、尾聲

寒假十分短促，他準備明天清早下山返校了，

法師特地送給他一部精裝的「金剛經」。他一口氣讀了兩遍，啊真是太偉大了！深奧的哲理，瑰麗的文句，實可嘆為觀止，十分後悔，以前為報考研究生忙碌，連趙家的佛典也無暇顧及，他從前所涉獵過的古今中外一切典籍，實在望塵莫及，難怪古今多少志士學者皆被佛法所折服。

他總覺得心裏泛起一股依戀之情，這短短的十來天，每當拂曉和黃昏，那裏晨鐘暮鼓，震撼山林，他沉浸在莊嚴肅穆的梵唄聲中，心靈似乎有一種淨化的甦生之感。

傍晚，他打開日記本，若有所思，這時透過竹簾，可望見一輪滿月，冉冉升起，特別明亮，周圍的天色被映襯得分外碧藍幽深。此中真趣，唯有王漁洋最為賞心者，他記得王氏，咏「峨山月」：

青衣江上水溶溶，
隔岸遙聞戒夜鐘，
閒依竹床聽梵放，
月華剛到第三峯。

當天的日記他這樣寫道：「在我平生的經歷，第一次出現留連忘返的情愫，心靈深處，頗感依依。我有幸聽聞這微妙甚深的佛法，我竟像是徘徊大海邊的遊子，忽然撿到一枚希世的貝殼，窺視到殼裏明珠的光輝，欣喜之情難於言喻，現在我在感覺身心清淨，與前判若兩人，好像到了另一個廣潤的天地……。」

當他來到莊穆的大殿向釋尊告別，他虔敬地在釋迦牟尼佛像前頂禮膜拜，頓時微忱踴躍，淚水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他閉上雙眼，不嘔嚅道：「我真正找到了！啊！救星啊！」

行者自心

《大日經》說——

「第一甚深微妙之法，乃至非一切智人則不能解者，此法從何處得耶？即是行者自心耳。若能如實觀察，了了證知，是名成菩提。」

此段文字的中心思想，是指即心即佛。我們想了解佛法，又或者問一句「法從何來」？它着實簡易地告訴我們：行者自心而已。

即是我們從自己的心中求去。不要諸多妄想、不要有種種欲念、雜念，明心見性就是了。

其實所有佛法的道理亦是本於此的，我們專注於此便好。專注是重要的，所以禪語裡便有一則說：「肚餓時吃飯，睏時睡覺則可」。這是專心。

「弱勢社群」

經常在一些傳媒上聽到或者看到「弱勢社群」四字，十分刺眼、刺耳。我們為社會大眾做一些善事，的確是大好之事，但為什麼總是口口聲聲強調「弱勢社群」這四字，說起這四字來自己是不是有一份「沾沾自喜」的感覺。

我們幫助別人，不必經常提及對方的所謂「身份」與環境，有沒有想到這一來將會帶給對方的身心不好受？

同樣地，我對一句經常在一些人掛在咀邊的話也不大有好感。

這句話便是：施比受幸福！

為什麼這樣說？這樣說來不就給人一個「比較」的感覺嗎？

有朋友問：怎樣說才恰當呢？

我曰：「我們大可以說，『施與受同樣幸福！』」

——不要再經常把「弱勢社群」這四字掛在咀邊，放在心裡便好。

懷舊好去處

喜歡「隨街踱」。日前又踱到港島中上環威靈頓街口，又看到那個大半個世紀剩下的唯一地下公廁。

這是香港「歷史文物」了。當然這男廁內的裝置已全換上新的，再沒有像我十來歲之時，專登入內看那「洶湧澎湃」的沖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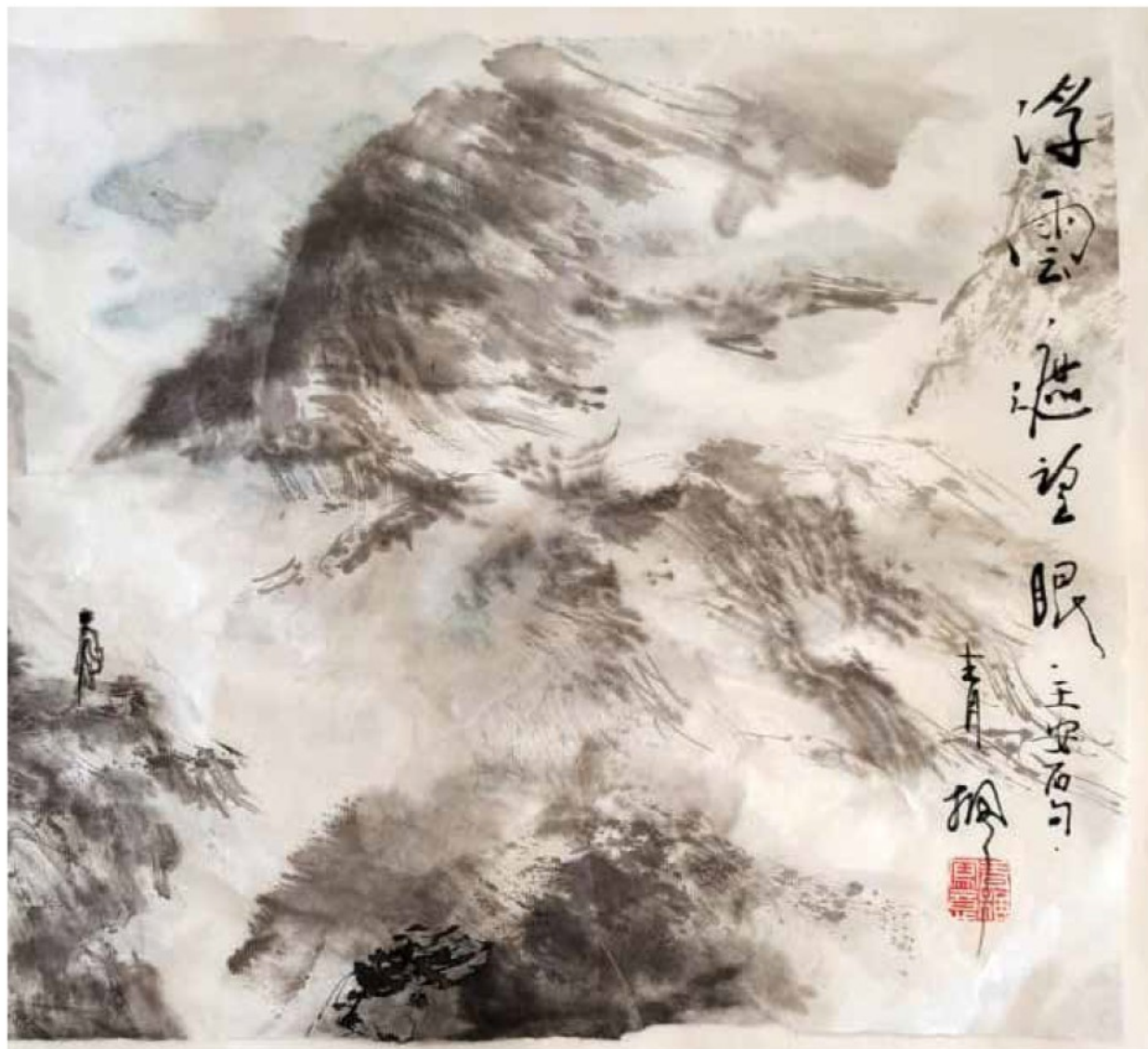
我禁不住拍下這幅照片，原因有二：一是介紹這座地下男廁，另一原因呢？你留意一下，這門前那座「標示」。

三個箭咀所指：百子里公園，元創方（荷里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），以及香港新聞博覽館。

沿此路前行，不遠處便可以看到上述三個「景點」。這具歷史性的景點，會帶給你很多歷史認識，特別是「百子里公園」便是當年孫中山及一班革命志士活動的地方。

你看，港島一地實在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「拜訪」的，而且俯拾即是，假日到這些地方走走看看，不失為一天裡的好節目。





浮雲遮望眼

宋朝大宰相王安石，寫過一首詩，其中一句讓後世人誦念再三——

「不畏浮雲遮望眼，自緣身在最高層。」

字意淺白易明，不難理解。你也許會說，這真是王安石的性格呀，他當年的「變法」引起軒然大波。當然對與錯也祇是一個觀點角度。人們也因他的「變法新政」而關注他與蘇東坡的關係。

王安石寫上這句詩可不是他意氣風發任宰相的時候，而是仍未出道的少年十七歲。可見得人的性格往往就是「半天生」的，說「三歲定八十」也許是誇張了點，但那未嘗沒有一點道理。

其實，「浮雲遮望眼」又算得什麼呢？既是浮雲，風過處，它便會散開或者遠去，我們耐心點等待便好！

——生活的况味就是這樣，「護心」就是這樣。

無求與品高

在計程車上，司機開了收音機，正播出一則議員在議會上大鬧的「人間鬧劇」。連這位司機也為之搖頭曰：「有些人，為了自己利益，什麼事也可以做出來。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，其實是滿咀歪理。人到無求品自高，這些人什麼時候才能無求？」

他最後的問句，一方面是自言自語，另一方面是希望我這個乘客發表意見。

對於那些為一己私慾而妄顧大眾利益者，我一向十分鄙視。有些人，你連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也無謂對他說的，貪念之重，又怎會到「無求」呢？有億萬家財，他又會求十億；十億之後，他會說：「點解我唔係百億富豪！」對於「權力慾」、「情慾」、「物慾」等等無不如是，都是無休無止的需索，這又如何做到「無求」？

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這句話誠然也不錯，但我總覺得有點不妥，為何要到「無求」品才「自然地」高呢？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恐怕永遠也高不起來。就因為這句話把先後次序倒轉了。

我們不必另找句子，就把這句話的「字語」拆開來重組便是。

重組之下，這句話可以這樣——「人到品高自無求！」

品格高了自然少了貪慾，你不會再去求什麼！

無慾無求，多自在！

束縛與約束

很有名的一則「禪故事」——

道信拜見僧璨時說：「乞和尚解脫法門！」

僧璨言：「誰縛你？」

「無人縛！」

「何更求解脫乎！」（既無人縛，你解脫什麼！）

道信聞言，當下大悟。

是的，聽了這則話，都會有所悟。我們常說什麼束縛，其實是自擾。佛門有兩個字，是十分好受用的。一是「空」字，佛門，又稱為「空門」。入空門就是為了解除束縛。用一個「空」字便可以做到了。——本來無一物的「空」，你有什麼好束縛的？我講的另一個字，是「釋」字，中國出家人一律姓釋，緣於竺道安的倡議。這不僅令人想到「釋迦牟尼」，更重要的，是想到「釋放」這一詞語，姓釋，不就是無時無刻隨時隨地的念著釋放自己嗎？

我們「坐禪」是不是一種束縛呢？——是，也不是！

正確的坐禪、恰當的坐禪，不是束縛而是約束。約束什麼呢？把你意馬心猿穩定下來，這是安心法。但如果過分地做了，正如惠能大師說，這是「枯坐」。這是「枯坐」便成了束縛。〔「壇經」頓漸品第八：惠能說：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；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生來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；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？〕

放在日常生活情態來說，也可找到不少關乎束縛的例子，譬如：肚子餓了，但袋中無錢，這時候渾身不舒服，這是一種束縛；但錢太多，不知如何運用才是適當的運用，這何嘗不也是一種束縛？

所以，「有」與「無」其實都會是一種束縛。一切在乎自己有沒有適度的處理吧？

教化

佛門小故事，有兩則都很感人——

小僧晚上偷出寺門，午夜翻圍牆而回。牆高，好像有人用肩膀墊着他，待他安然落地時一看，嘩，不得了，原來用肩膀墊他的是住持老和尚。

老和尚平靜地說了一句話便自行回去，這話是：「天氣涼了，下次晚上出外記得穿件厚衣服！」

這小僧當然再沒有偷出寺門的「下次」。

另一則故事——

小偷摸到方丈室偷竊，把錢拿走，住持見狀祇說了一句：「你這就走了？連一聲多謝也沒有嗎？」

小偷慌了，隨即說一聲「多謝」便匆匆逃去。衙門捉到了小偷，方丈却對官差說：「他沒有偷呀，錢是我送給他的，所以他臨走時說了一聲多謝！」

從此，這小偷真的洗心革面。

尋找真樂

無論你的工作有多忙，無論你肩膀上有多重的生活擔子，無論你的感情生活有多「顛沛流離」，無論你……我要說的一句話，是無論如何，在你的人生中內心一定要有一個獨立空間。

這個獨立空間可大可小，也無必要計較它的大與小，但必須是百分之一百的獨立，誰也侵佔不了，誰也不要在你這獨立位置上「再坐一會」。

這個獨立空間可以是極度「私密」的，你在外間受了甚麼委屈挫折，你把自己關閉在這個獨立空間裡好好地療傷，但這個空間並非是你的「避難所」，它的避難作用僅僅像一個避雨亭，你在郊外行走時遇上雨，走進亭去避一避雨而已。而這個內心的「獨立空間」，實際上是你人生的「奮鬥房」。

這個奮鬥，可不是社會上甚麼名譽地位那類奮鬥，而是把你自己一生最鍾愛的興趣（技藝），引進這個「奮鬥房」來，默默地、忘我地，不計是非名利，祇為自己這興趣而努力不懈。在這不為外間（包括社會生活、家庭生活，甚至是自我的內心爭鬥生活），通通摒諸門外，你在這「獨立空間」裡全情投入自己這興趣的學習與研究，那是一生一世的獨立，你在這過程中實際上是獲得不少真正的快樂。正如熊十力教授說：「欲有造於學也，則凡世間一切之富貴榮譽皆不能顧。……世之所謂樂，則心有所逐而生者也。既有所逐，則苦必隨之。」

逐世之樂，是苦！潛於自己內心的「獨立空間」裡上求學問，那才是真樂。

所以，無論你的興趣是哪門子技藝，書畫也好，音樂也好，又或者是園藝、廚藝等等，無論是哪一種，請在自己的內心留下一個「獨立空間」，一生一世地在這位置上學習追尋，尋找那苦樂與共的真樂。

「香江」、「香島」、「九龍」

我們講香港歷史，往往為了方便而從所謂「開埠」開始。開埠，指的是英國入侵佔港（1841年），那不過是百多年歲月，而香港之地，實際上有幾千年歷史，與整個中國，就算講華南之地吧，也有四、五千年了，我們看那些「出土文物」便曉得，五、六千年新石器時代此地已有人類活動了。

這些歷史說來話長，今天我們既想繼續談「香港」兩字的來歷，不妨再集中點講講這話題吧！

上期，我們簡畧地談過「香港」何以稱為「群帶路」？何以稱為「赤柱山」？又因香港仔那邊港口大量地運送「莞香」，因此而稱為「香港」。今天我們不妨續說「香港」話題。

大家曉得香港還有好幾個別號，其中一個是「香江」。

原來「香江」之說，是因為在港島有一條很大的溪流，位置應該是今天「香港仔」石排灣附近。這溪流之水流入大海的。這溪水很清涼，水質好，這裡既是船隻運輸的港口之地，人流多，人們經常在汲取這溪水飲用，於是慢慢地便稱為「香江」。「香港」之別號，「香江」便由此而來。

這條「香江」是很有名的，它早在清代期間已被列為「香港八景」之一，它當時是被稱為「驚洋甘瀑」。

我們又聽過把香港稱為「香島」的。你可知道這名稱又如何得來？這便與香港當年海盜橫行大有關係了。

嘉慶年間（一七九六——一八二〇），有一姓林汪洋大盜，活躍於伶仃洋一帶的。他被清朝水師擊敗，遠走台灣，後死於當地。林某人有一妻子，當然夫唱婦隨，林妻也是海盜首領之一，名劉香。一般人稱她為「香姑」。丈夫死於台灣後，香姑率部下佔領了香港島，有二百多艘船隻，當然也有一定的勢力。因為劉香佔據港島，所以港島也稱為「香姑島」，後來便索性名為「香島」。

與「香」字有關的香港別稱——香江、香島就是這樣來的，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吧！不過細想起來，未嘗沒道理。

講開香港別號，自然地想到「九龍」。

「九龍」兩字又是根據什麼而來的呢？有一個比較實在，有根據的說法，是當年有風水先生看香港風水，認為香港是整個中國其中一個難得的風水吉祥之地，那些山脉延伸到港，就好像九條龍——即是九條地龍，其中一條從今天尖沙咀處潛水渡海，從北角直去到太平山，然後是「迴龍顧祖」。香港風水大好也！

把九道山脉稱為「九龍」，頗有道理。另外，又有一傳聞，我們大可視之為「擦鞋鼻祖」了。

話說南宋期間，元兵殺到，宋小王在大臣扶持下南走，我們今天用作紀念的「宋王台」便是指他們。這宋王看到八峰競秀（現在我們稱之為八仙嶺），不禁讚嘆曰：「這八座山嶺，就好像

八條龍啊！」有位大臣「擦鞋」矣：「不是呀，陛下是天子，也是一條龍，八龍之外，加上陛下，應該稱為『九龍』呀！」如此一說，真是「擦鞋」擦到「冇得頂」。

滄海桑田，香港很多地方，即使是遠郊，也都已高樓林立。





朋字原意

如果拿「朋友」兩字來說，很自然地令我們聯繫到成雙成對的，「朋」字是由兩個「月」字組成，正是一對。但探本追源的查看上去，「朋」字是與錢財有關，古時的錢是用貝殼來代替的。我們的字大多是從象形開始，因此這個「朋」字便好像圖畫，畫一個人挑着兩大串貝殼。作為字，這樣寫法真是太複雜了。它也像所有漢字的變化一樣，慢慢地簡化開來，從形象而變為簡約的線條。在過程中，兩邊的兩串貝殼又變成各自三劃，而中間那挑擔的人也給取消了。——三劃，是代表三個貝殼嗎？可又不是那麼實質數字的，從來，「三」就代表眾數的，譬如那個「眾」字，不是寫作「众」嗎，三人成眾。所以這朋字在變化過程中寫成兩邊各三劃(好像一個「拜」字)，也正是代表眾數。

「朋」字是從這樣慢慢地演變過來。所以「朋友」、「朋比」，全都與眾數有關。

友字的左與右

「朋」字，很自然與「友」字聯在一起，我們可又有興趣想知道一下，這個「友」字如何出現的？

拆開來看看，「友」字的「ナ」與「又」，其實是一隻左手、一隻右手之意，這個「又」字更連音也相同了。一般人也許不大曉得這個「ナ」字，其實就是「左」字。所以，「友」字實際上就是左右手合在一起之意，這也像「朋」字一樣，是兩人以上的眾數了。——朋友，一定是兩人以上的，所以合起來用也是很自然之事。我們對字意的追尋，就好像進入深山尋物一樣，越尋越多，越尋越有趣。譬如這次如果不是寫「朋友」，也許忘記了「ナ」這字形實際上就是那個「左」字。